在自然场景中激活感知

——三堂课改变我的教学观

赵查

十多年前，我在一次初中语文教学观摩活动中看到了这样的课堂情境：教师带领学生赏读朱自清散文《春》中的语句，其中有一句“风轻悄悄的，草软绵绵的……‘吹面不寒杨柳风’，不错的，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”。这位教师煞费苦心地带了一个电动小风扇，让一名学生上台闭上眼睛感受轻悄悄的风；又带了几根青草，让学生用脸部去感受草的绵软。最后这位女教师说：“现在老师化身为你们的母亲，有没有同学想感受一下母亲的手抚摸着你的感觉？”学生面面相觑，没有人愿意去尝试。当时全场陷入了尴尬，这堂课也作为一个“经典”案例铭刻在我心里，让我时刻反观自我，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设计那样的虚假课堂体验。

想要让学生感受春风的温柔、春草的绵软，不如把学生带到操场或公园，让他们真正地“打两个滚，踢几脚球，赛几趟跑，捉几回迷藏”。只有置身在自然的场景中，学习才可能真实地发生。于是，在后来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，我不断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，力求让自己的语文教学更贴近学生的内心，从而达到“应物斯感、感物吟志”的学习境界。

无障碍沟通，让学生互动

在一些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中，教师像步步紧逼的审问者，学生像战战兢兢的应答者。而自然的学习场景应该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，教师不但要善于倾听学生的声音，还要营造生生之间和师生之间无障碍的沟通环境。我一直认为，在真实的对话场域中，师生之间在心理和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，学生可以是坐着的教师，教师也可以是站着的学生，师生结盟为学习共同体，深度学习才有可能发生。

2019年10月，我在全国中语会第十届换届会议上执教《社戏》。在备课阶段，广东省教研员冯善亮老师在指导我时反复强调：“一定要把课堂还给学生，要让学生的思维灵动起来，让学生的表达生动起来……”我记得自己最初设计的重点是“理解作者反复运用‘矛盾法’写作的用意”，在前期试讲时，我把这堂课上成了小说理论课，看似在带着学生探寻小说写作的内部逻辑，但对于初中生而言，他们的文学认知水平还无法达到那样的高度，即便是设计了互助探究和研讨的环节，但最终呈现出来的课堂现状依然是教师拽着学生艰难行走。直到去北京上课的前两周，冯善亮老师和黄淑琴老师专程从广州到深圳来听我试讲，听完后冯老师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小说写到平桥村是一个极偏僻的小村庄，但在‘我’心中却是乐土。你能不能让学生说说他们在小说里看到的乐土以及他们心中的乐土？”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后来我去北京上课时就紧紧抓住“乐土”这个关键词，设计了“体情察意——用迅哥儿的眼光看乐土，联系生活——用同龄人的眼光看乐土，互文比较——用评论家的眼光看乐土”三个学习活动，当学生从“迅哥儿”的视角去读小说的时候，他们似乎找到了自己童年的影子。那节课他们不仅理解了“偷豆”的快乐，也释放了自己心中积蓄已久的学习压力，一切美好都在这场毫无障碍的交流中发生了。上完这堂课后，我重新审视自己将近二十年的语文教学，在自己的教学日志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——让草木回归草木，让课堂回归自然，让教育回归本真。

无边界课堂，让思维灵动

三年前，“全人教育奖”评审团队对我的教学现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跟踪拍摄和考察，那时我正艰难地带着学生读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，很多学生对这本名著不太感兴趣，他们说这本书没有生动的故事情节，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，更没有像《水浒传》里那样精彩的“江湖”。尽管我在导读时对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作了大量铺垫，还将最动人的描写摘录出来与他们一起朗读，但学生依然提不起兴趣。

评审团队入驻的第三天，有学生跟我说：“教室里每天都有摄像机，感觉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，好不自由啊。”我便顺口说：“那下节课我带你们去操场一起观察昆虫吧。”于是我带领全班学生以四人学习小组为单位，给每名组员进行了任务分工——一名引导员，两名观察员，一名记录员。那节课学生在学校的绿植区找到了十几种昆虫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抓住蜻蜓的翅膀观察其体形和触角，或是观察蜜蜂如何用长满绒毛的脚采集花粉，还有学生找到了螳螂，观察它们的复眼和胫节……学生惊讶地告诉我：“老师，我在这所学校上了七年学，第一次发现学校原来有这么多活的昆虫！”

那个周末，我让学生继续到小区里寻找昆虫，同时对照《昆虫记》原著找到相应的语段感受法布尔语言的魅力和对自然生命的挚爱。周末作业是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完成一篇属于自己的《昆虫记》作品。周一早晨，当我看到学生作品的时候，那些流动的画面和真实的文字给了我极大的慰藉。与其把学生关在教室里逼着他们机械地读，不如把他们带到天地自然中让他们真实地悟。如果我们有勇气把学生带到广阔的天地中去，学生就会还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。一个叫陆玥的女孩在她的习作中引用一位作家的话写道：“世间恒能引动我的，唯日月星辰之姿、山川湖海之美。”

这堂户外名著导读课，学生既读到了手中的有字之书，也读到了行走天地间的无字之书。我也渐渐明白，真正的教学现场绝不能只局限于教室，教师要为他们开放更广阔的学习场域，学生的思维才可能被激活。

让学习发生在教室之外，我还做了大量的尝试。比如某个秋天，为了指导学生进行《深圳之秋》的写作，我带他们去龙潭公园徒步，引导他们采集第一手写作素材。学生在观察和参与之后的写作变得熠熠生辉，有一个学生这样写道：“秋天，不只是一个季节，更是一段值得被珍重的时光。我在草丛里发现了一只小螳螂，它趴在一片树叶上，身体呈起跳的趋势，似乎只需轻轻一跃，就能进入下一个春天里……”

无痕化体验，让情感涌动

我在很多课堂上见过教师刻意设计的体验情境，比如在《春》的赏读课上用电动风扇模仿自然界的风，在讲史铁生的《秋天的怀念》时，把轮椅搬到教室让学生体验“双腿瘫痪”的感觉。事实上，真正能激活感知、触动心灵的体验式教学往往是无痕的，要做到“相时而动、审势而行”。

有一年夏天，我正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学习鲁迅的《故乡》，就在那堂课上到十多分钟的时候，突然乌云压城、暴雨骤降，整个教室都暗了下来，教室外狂风暴雨的声响把我讲课的声音都掩盖了，大部分学生情不自禁地把头转向了窗外……当时我很想呵斥他们，让他们拉上窗帘，把注意力投入到课堂上来，但又转念一想：强扭的瓜不甜，窗外风雨声如此喧哗，学生还能用心听下去吗？于是我问他们：“你们认真听过雨吗？”他们摇头。我说：“这节课，我们不讲《故乡》了，咱们一起来听雨，好吗？”教室里响起了欢呼声。听雨是一种高雅的自然体验，要关掉一切电子设备，才能与自然心灵相通。那节课的后半段，我们关掉投影、空调和风扇，打开窗户，让雨声涌进教室。我对学生说：“你们恐怕从未像今天这样用心地听过一场雨吧？雨点打在树叶上、墙壁上、窗台上、地面上，声音都是不一样的，你们能听出来吗？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，用三分钟时间听听生命中的这场雨吧。”教室里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倾听雨的声音。在他们听雨的间隙里，我在黑板上写下了南宋蒋捷的《虞美人·听雨》：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，点滴到天明。

我带着他们一起吟诵这首词，倾听他们畅谈听雨的感受，最后我说：“同学们，人生的不同阶段，听雨会有不同的心境。无论你们以后遇到怎样的人生境况，老师都希望你们能保持一份听雨的从容和宁静。”多年后，那一届的学生回来看望我时说：“赵老师，其实初中时上过的课，我几乎忘光了，只有那一节听雨的课，我至今记忆犹新……”

这一堂即兴生成的“现挂”课，使我明白了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不着痕迹地浸染和渗透，而不是刻意地设计，只有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产生情感的涌动，才能跨越最近发展区的鸿沟，进入全新的认知领域。

课堂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，但正因为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，才造就了无限的可能性。义务教育课程方案（2022年版）中强调要“加强课程综合，注重关联；变革育人方式，突出实践。要注重培养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同时要加强知行合一、学思结合，积极探索新技术背景下学习环境与方式的变革”。学习方式的变革，首先应该在课堂教学中实现，要让真实的学习发生在自然情境中，就要求每一位教师都成为课程开发者、学科统整者、项目设计者。如何依据学科特点进行融合式教学，如何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经验、社会生活的联系，是新版课程标准背景下每一位教师必须深入思考和付诸实践的课题。